

# 媒介技术本体论视角下 Sora 引发的媒介范式革命<sup>[\*]</sup>

张爱军, 郭镇毓

(西北政法大学 网络政治传播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122)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技术也在不断迈向智能化的新阶段。Sora 作为继 ChatGPT 之后大模型技术在智能生成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正在引发新的媒介范式变革。在媒介技术本体论的视角下,Sora 作为感知生成的技术装置,彰显出鲜明的媒介性,其技术原理与媒介属性对以往的媒介范式进行了多维化重塑。在媒介主体层面,Sora 以技术主体的身份进一步推动了世界视频化的程度,冲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主体认知,影响了多元主体的视频生产实践方向;在媒介逻辑层面,Sora 内置的“生成—转换”逻辑改变了对媒介技术原有的客体认知,形成了新的主客体经验系统,推动了人类表征实践的革新;在交往行为层面,Sora 拓宽了人机交往的垂直化路径,促进了人机交往的认知转型,为不同交往实践形式之间的转换搭建了桥梁,重塑了社会交往实践的传统模式。而面对 Sora 引发的媒介范式革命,人类主体应当积极适应媒介技术的发展并调节人与技术间的主体关系,在共生—共存—共在的人机发展阶段中逐步实现自身的主体性递归。

**[关键词]**Sora;媒介技术;本体论;范式变革;人机关系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5.006

2024年2月,美国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OpenAI 推出了其最新研发成果——多模态视频生成模型 Sora,这也是继 ChatGPT 之后,大模型技术在内容智能生成领域的又一突破。从词源上来看,Sora 是从日语衍生而来的英文单词,本意为天空,延伸含义为自由。在 OpenAI 提供的技术报告中,Sora 被称为“视频世界模拟器”,其不但能够基于文本、图片和原始视频材料进行自主化视频生成,同时能够实现对于真实世界物理规律的深度理解,极大提高视频生成的真实性,并且在视频内容的呈现中满足用户对视频分辨率、时长以及运镜等方面的高要求。Sora 的诞生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各领域关于通用型人工智能的认知与讨论,高速迭代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人类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互关系和实践形态。

Sora 对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视频化处理,使其具有鲜明的媒介技术属性。在互联网技术对媒介形态的统合以及泛媒介观的影响下,媒介技术的定义与范畴变得愈发宽泛,技术主体的变迁与媒介理论的流变催生了对媒介技术本体论的进一步发掘与思考。媒介技术本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使媒介

**作者简介:**张爱军,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网络政治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网络传播研究;郭镇毓,西北政法大学网络政治传播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网络政治传播研究。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23ZDA086)的阶段性成果。

研究的锚点重归媒介的物质性与技术的主体性,有利于消除“万物皆媒”观念造成的媒介概念空心化危机,廓清媒介技术作为特定技术本体的独特意涵,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认知外搭建关于人机关系的全新理解。在媒介技术本体论的视角下理解 Sora,有助于突显 Sora 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媒介性,探寻视频生成模型在媒介领域中掀起的认知颠覆与实践重塑。Sora 的异军突起正在引发新的媒介范式革命,作为连接客观世界与人类认知的“居间之物”,媒介技术的范式变革将会影响人类的主体性存在。以媒介技术本体论作为认识论抓手诠释 Sora 作为媒介技术的本质与特性,有助于从围绕 Sora 所产生的技术迷思中抽取真正有价值的技术哲学母题,重思媒介范式革命背景下全新的人机关系。

### 一、重返物质性:媒介技术的本体论阐释

经典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存在着“重视内容效果,轻视媒介渠道”的倾向,从拉斯韦尔的 5W 模式开始,在以经验学派为代表的传播学理论中,媒介技术通常被视为中立的信息渠道而受到结构性忽视,其对信息组织形式、人类认知模式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阐述。在传播思想史中,哈罗德·英尼斯被视为首位从媒介视角出发研究人类传播行为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则在英尼斯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媒介即讯息”这一著名论断,在他的努力下,传播研究中技术主义范式的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媒介理论开始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一转变促进了传播学研究的“媒介转向”。继麦克卢汉之后,媒介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基特勒、克莱默尔等媒介学者的影响下,对媒介物质性以及媒介本体论的探讨开始成为媒介研究的核心议题。

#### (一)技术性存在:媒介技术的概念限定

20 世纪 60 年代,麦克卢汉首次明确提出媒介理论,此后围绕媒介展开的理论研究层出不穷,然而,“媒介”作为媒介研究的核心概念却始终存在着定义多元化、表述模糊化的问题,媒介与媒介技术之间的概念差异也未能得到应有的明确划分。《现代汉语词典》将媒介定义为“使双方(人或事物)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英语中的媒介 medium,常用复数形式 media,medium 的拉丁文是 medius,有中间、中心之意;因此媒介可理解为“中介体”“传播渠道”,所以媒介是让物之间建立联系的中介存在,可以是自然物、技术甚至人本身,建立的联系可以是作用力也可以是信息。<sup>[1]</sup>与宽泛的媒介概念相比,媒介技术的概念诠释则需要更加精确的定义,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媒介技术包含于媒介概念中,是媒介大类中的一个子类。在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技术性媒介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若要对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深度思辨,对媒介技术进行概念辨析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首先,要明确媒介技术是一种技术性存在。对技术性的强调有利于将媒介技术与作为自然物的媒介、作为人本身的媒介以及其他类型的中介物区分开来,从技术本体论的意涵出发将媒介技术的概念限定于技术物的范畴内。与媒介类似的是,“技术”一词也存在着纷繁复杂的概念表述,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对各种技术定义进行了归纳,主要分为技术作为客体、过程、知识、意志四类,<sup>[2]</sup>根据米切姆的分类,技术主义范式下的媒介理论所关注的媒介技术可以被归于客体技术的范畴。客体技术是指人合理运用自然规律,以自然物为原料,通过实践做出的有一定用途的人造物;因此,客体技术是物理存在,是人能动改造自然物的结果。<sup>[3]</sup>因此,媒介理论所探讨的媒介技术应当是作为中介存在的人造物。其次,作为中介存在的客体技术概念也为处于媒介技术两端的存在物双方赋予了明确的类型指向。客体技术作为人造物,必然拥有一定的用途,且这一用途与人的需求密切相关,因此客体技术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特定需求而存在的;媒介是在存在物双方之间建立联系的“居间之物”,媒介本身的居间特性和客体技术的工具导向相结合,可以得出利用媒介技术建立联系的存在物中至少有一方

应当是人类主体。最后,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中,“媒介”与“信息”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媒介技术在人类主体与其他存在物之间建立的联系主要是围绕信息进行搭建的,对信息概念的引入有助于将媒介技术与通过作用力建立联系的其他技术物进行区分。由此可以得出对媒介技术较为精确的定义:媒介技术就是人改造自然物为实现信息功能所产生的技术人造物。<sup>[4]</sup>

## (二)超越内容域:媒介技术的物质形式本体论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强调媒介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所呈现的信息内容以及产生的传播效果,而在于媒介组织信息与呈现信息的形式对人类经验现实世界以及交流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应关注媒介物质形式带来的社会文化效应。不可否认,麦克卢汉对媒介形式重要性的精妙洞察使得人们得以跳脱出媒介技术所提供的“内容陷阱”,将注意力集中于媒介技术的物质本体之上。从这一角度来看,麦克卢汉思想对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起到了很好的铺垫效果,其思想影响了后续包括基特勒、格罗伊斯、克莱默尔在内的众多媒介学者进一步探讨媒介技术的物质形式本体及其效应。

与麦克卢汉相比,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德国媒介学者对媒介技术的物质性进行了更具深度的探讨。麦克卢汉将媒介视为人的延伸,其思想在本质上依然未能跳脱出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德国的媒介理论则要走得更远。基特勒认为“媒介决定了人类的处境”,提出媒介技术是生产、储存、传播、处理信息或数据的技术装置,强调媒介技术是一种文化技术。这一表述进一步将媒介技术的内涵与传播技术和信息技术加以区分,传播技术侧重于对信息的传递,信息技术主要针对信息的加工处理层面,媒介技术则成为了涵盖信息传递、信息处理的综合性技术系统,并且还承载了信息生成的功能。不同媒介技术的物质特性决定了其呈现信息的形式差异,但媒介技术的共性在于它们都具有创造想象世界的能力。换言之,媒介技术是有潜在的想象世界(imaginative world)的技术,通过特定的技术装置能让人感受到这种想象世界,<sup>[5]</sup>而塑造想象世界的形式差异则影响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以及经验组织模式,这也是基特勒宣称“媒介决定了人类的处境”的重要原因。在基特勒的技术哲学语境中,媒介形式域的重要程度远远超过媒介内容域,同时也打破了麦克卢汉内置于媒介理论中的人类中心色彩,他指出,“人类剩下的仅仅是媒介可以存储和传播的东西。重要的不是精神的信息或内容”,而是“感觉的系统性组合”,意义不是先在于技术,而是因为技术才得以可能。<sup>[6]</sup>

尽管基特勒的媒介技术思想带有强烈的后人文主义倾向,但其对媒介技术物质性和本体性的深刻洞见也为媒介理论带来了新的生机。在其理论中,媒介技术成为独立于人类主体之外的非人行动者,其生成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彰显,这一点也为探析以 Sora 为代表的生成式模型的媒介技术属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Sora 作为能够生成视觉化想象世界的技术装置,是一种独特的技术本体存在,从媒介技术本体论的视角出发剖析 Sora 的技术原理,能够更好地挖掘出视频生成模型内蕴的媒介性。

## (三)媒介性彰显:Sora 的技术原理以及媒介属性

从视频生成模型的技术特性来看,Sora 可以被视作具有媒介属性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输入信息的处理来完成新的信息输出,这一特性使得 Sora 具有鲜明的媒介性。作为多模态视频生成模型,Sora 能够基于文本信息、图片和视频素材进行视频生成,并且可以在生成视频中深度复现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律,极大提高视频产品的真实性;同时,Sora 能够从动态视角实现对视频的多视角生成,还可以在原有视频的基础上对视频素材进行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延展,这些能力显现出 Sora 在现实世界模拟和想象世界塑造上的巨大技术优势。作为大模型技术迭代的最新产物,Sora 强大的视频生成能力是多种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合力达成的结果。

首先,Sora 的视频生成能力与生成式 AI 独特的知识处理和深度学习能力紧密相连。作为视频生

成模型,Sora 的知识基础根植于对庞大多元的视觉、语言数据集的深度学习过程,<sup>[7]</sup>采用无监督学习的形式识别视觉素材语料的基本构成单位,建立对视觉表征的结构化理解,通过对视觉数据资源的集中学习,进而构建多层次的知识组织架构,在对海量数据进行归纳和学习的基础上进行视频生成模型的预训练;同时,多模态学习技术的应用使 Sora 建立了视觉表征与语义标签间的对应关系,通过对齐视觉—语言表征空间,使得文本描述能够精确定位并关联至相关视觉单元,这一特性使 Sora 能够在理解语言指令的基础上,将其转化成为直观和准确的视觉表达形式,<sup>[8]</sup>实现文本与视频之间的模态转换。其次,Sora 的视频场景搭建建立在对自然语言的深度理解之上,这种语义理解能力来自于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支持。文生视频能力是 Sora 最具代表性的能力,因此对于文本提示的精准理解是视频生成保持准确性的关键,Sora 结合了自然语言生成模型对语言表述和具体语境精确抓取,并与扩散自注意力模型(diffusion transformer, DiT)相结合,实现语义理解向视觉感知的跨模态转换。DiT 为 Sora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框架,以便更深入地学习和模拟复杂数据分布,这对于视频内容的生成尤为关键,在生成高质量图像方面,DiT 比传统扩散模型拥有更低的计算成本。<sup>[9]</sup>最后,Sora 还展现出多视角视频生成能力,以及基于对物理规则的深度理解呈现出的因果推理能力。多视角的视频生成表明 Sora 内部具有能够整合多视角信息的全景式多模态框架,这意味着 Sora 在生成视频时并不是以二维平面的路径对视频要素进行处理,而是基于文本提示建构一个全方位的视频场景,再根据具体要求进行单一视角或多视角的视频输出;对物理规则的深度理解则归功于 Sora 对视觉数据的统一表征所进行的学习,并在此过程中将视觉数据加工处理为视觉子块(visual patches),这代表着 Sora 不仅学习视频素材中的画面结构,还对视频画面中蕴含的物理规律进行归纳与提取,总结事物动态变化的信息,进而对视频场景进行符合因果推断的时空延展。

Sora 在多种底层人工智能技术的助力下涌现出强大的智能化视频生成能力,其所输出的产品特质也彰显出 Sora 作为媒介技术的媒介性。“媒介性”的概念由德国媒介学家克莱默尔提出,该词特指“精神世界的信息通过媒介被感知(wahrgenommen)和理解”,因而“媒介亦即感知”。<sup>[10]</sup>Sora 不仅能够对现实世界进行模拟,还可以创造性地构建符合主观意念的想象世界,将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处理为视觉化信息以实现用户对客观映射与精神意志的直观体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克莱默尔所提出的媒介性以及“媒介即感知”的思想表述。总体而言,Sora 可以被视作进行感知生成的媒介技术装置,主要作用于信息的生成端。从技术原理来看,Sora 充当的是多模态感知转换的技术中介物,具备信息接收与信息输出两个端口,Sora 通过视频化形式帮助用户生成对于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视觉感知,进而彰显自身的媒介性。作为新兴的媒介技术主体,Sora 拥有独立性的技术本体,其在感知生成、数据处理以及人机交互等方面所实现的技术创新,正在掀起一场全新的媒介范式革命。

## 二、多维化重塑:Sora 模型促发的媒介范式变革

“媒介范式”衍生于托马斯·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指代特定的媒介形态、建立信息联系的形式以及媒介的功能特征对人类感知系统所产生的整体性效应。在媒介发展史上,印刷媒介的诞生掀起了第一次媒介范式变革,开启了大众传播时代,由线性逻辑组织起来的信息迎来了指数级增长,理性的文字主导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以电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技术进一步促进了信息传播与运输系统的分离,传播逐渐摆脱空间的限制,信息开始以更加丰富的模态得到多元化的呈现;互联网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融合促进了第三次媒介范式革命的发生,分布式网络的出现实现了个人与媒介的深度融合,社会环境中的不同单位以节点的形式在网络中进行全面的连接,计算机将一切形

式的信息都进行了数据化处理,开启了调节人类经验的新模式,“连接”与“计算”成为第三次媒介范式变革的关键词。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大模型技术的崛起,“生成”成为媒介范式变革的新风口。所谓生成性,是认为媒介具备处理信息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作为信息的容器和流通渠道,<sup>[11]</sup>Sora 的媒介形态与技术本体实现了媒介范式的多维化重塑,主要表现为媒介主体变革、媒介逻辑变革、交往行为变革三个方向。

### (一)媒介主体变革:主体认知迁移与生产实践流变

在传统的内容生产中,媒介技术始终带有工具性的色彩,是人类作为生产主体主导内容生产过程的载体或渠道。随着视听媒介技术的社会嵌入程度的不断加深,视频已然成为互联网时代重要的信息窗口和社交货币,视频以内容及服务的形态日益渗透人们的日常,这一进程被称为世界视频化。<sup>[12]</sup>世界视频化本质上是人类主体以视听语言作为主要的符号形式来反映和诠释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过程,这意味着人类充当着视频的制作主体,把控着视频主题、内容细节、服务方向等制作环节,视频媒介技术在视频的制作中作为生产工具来辅助人类主体进行视觉符号的拼贴组合、视频内容的长期存储以及视频产品的传播流通等活动,充当的是人类围绕视频所展开的信息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中介物。而 Sora 的出现从根本上冲击了世界视频化过程中人类的中心主体地位,Sora 以技术主体的身份开始对视频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介入,这进一步加深了媒介技术的主体化趋势,强化了媒介主体变革的深度,在技术认知和技术实践两个层面导致了主体认知迁移与生产实践流变。

Sora 的智能生成属性使其成为具有主动建构能力的媒介技术主体,深刻改变了媒介技术与人类之间的主体关系。在传统的视频制作中,人类是最具能动性的生产主体,而媒介技术则是“人的延伸”,单纯作为工具帮助人类主体完成对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复刻与展现。伴随着 Sora 的崛起,视频的生产范式开始从“制作”向“生成”进行转向,这意味着人类不再是视频生产领域的绝对中心,对媒介技术的工具论认知进一步被技术主体认知所取代。在资本主义的前机器媒介时代,人类中心主义居于主流认知地位,人的主体性都是纯粹而完整的,<sup>[13]</sup>媒介技术被视为服务于人类信息需求的工具,以提高信息传播活动的效率,人类既是技术的使用者,同时也是技术的宰制者。进入信息时代后,计算机技术打破了媒介技术之间的异质性,将一切形式的内容集中于同一个技术载体之上,媒介内容与媒介形式之间的强绑定开始解体,单一型媒介被复合型媒介所取代,统合一切内容形式的媒介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化媒介认知;同时,计算机技术的实现原理相较于传统技术来说更加复杂,普通公众难以建构对新媒介技术的统一认知,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人类的主体地位。

Sora 的出现使得人类的主体地位产生了实质性的动摇,其展现出了主体才具有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正如克莱默尔所言,“作为工具的技术只是节省了劳动,而作为装置的技术则生产出一个人工的世界”。Sora 在视频生成中所表现出的自主性,是其能够被视为媒介主体的关键,Sora 能够在文本提示下自主生成一个要素齐全的高质量视频产品,原先需要人类主体亲身参与的画面拍摄、镜头语言设计、编辑校正等环节,Sora 均可以独立完成,同时其在视频分辨率、运镜以及视频真实性等方面的呈现效果也可以与专业的视频制作产品相媲美,这意味着 Sora 能够接管视频制作的全流程。此外,Sora 的主体性还体现在其与人类主体的互动细节中。Sora 所生成的是一个完整的视频成品,在单次的视频生成中,人类主体在给出视频生成所需的索引后是无法介入具体的视频生成环节的,这意味着人类主体在提供视频主题后便完成了主体地位的退场,显现出“提示—生成”的主体互动闭环。而面对作为 Sora 前置技术的 ChatGPT,人类主体具有更高的介入自由度,ChatGPT 的文本生成是在人类主体与技术主体不断的调试中进行的,主体在互动中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在“提示—调试—生成”的互动闭环

里,内容是在人与技术的合作中生成的;而 Sora 则更近似于一个独立的非人行动主体,带有更加显著的封闭性,这使得 Sora 作为媒介技术获得了与人类对等的主体地位,人类与 Sora 的关系不再是人对技术的工具性使用或人对技术的“驯化”,而是更加接近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心智结构之间的博弈与对话。

在改变对媒介技术的主体认知之外,Sora 还进一步重塑了视频生产的主体实践行动。正如古登堡印刷术的出现促进了文字信息的线性增长,Sora 的一键视频生成以及对视频的延展功能将会广泛提高视频生产的效率,为视频市场带来新一次“信息繁荣”。不同的是,古登堡印刷术的应用主体依然是人类主体,而新的视频生产实践主体则很有可能由 Sora 来担任。Sora 在视频生成上的高效以及对视频质量的保障使其在视频生产中具有比人类主体更大的优势,这可能会扭转人与技术的实践关系。在传统的技术实践中,媒介技术通常是作为使用对象而存在的,是实现视频呈现的操作工具,而在由 Sora 主导的视频生成实践中,视频生成模型已然跃居于实践主体地位,人类主要作为视频主题与想法的提供者,而 Sora 则扮演视频制作的代理人。一方面,Sora 极大地降低了视频生产实践的参与门槛,进一步助推了世界视频化的进程,赋予公众更多的诠释自我与反映世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Sora 也会导致人类主体陷入“实践失灵”的困境中,当技术装置全面接管视频生成实践时,人类存在着丧失实践能动性 with 创造性,沦为虚假的实践主体的风险,在与 Sora 的实践互动中被转化为技术的“伺服机制”,反过来成为 Sora 技术的延伸物。

在视频生产的实践方向层面,Sora 这一新兴的技术主体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视频产品的性质。视频作为具象化的经验反映系统,在具体的视觉实践中存在着两种实践方向,即反映客观世界和诠释想象世界。Sora 作为视频生成模型,其生成视频的实质在于对文本提示、图片和原视频素材进行二次加工,不同于传统的视频制作实践存在着生产与再生产的环节转换,Sora 则是直接进入了再生产阶段;同时,Sora 在视频生成上的自由度和专业主义的镜头表征使其在生成想象世界的实践方向上拥有天然的技术优势。诚然,Sora 也能够反映客观世界,但这种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通过对现实素材的强化来实现的,如对老旧视频进行修复、加强清晰度、添加色彩等方式,这意味着 Sora 无法直接通过镜头等感知装置对现实世界进行直接的捕捉抓取,而是以再生产的方式来重现或增强现实。与反映客观世界相比,Sora 在诠释想象世界的实践方向上拥有更大的技术可能性,无论是直接生成还是对原视频进行时空延展,Sora 能够在深度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完成对想象世界的呈现。随着 Sora 对社会嵌入程度的加深,其作为媒介生产主体的内在偏向可能会影响视频生成的实践方向,导致对想象世界的诠释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视频生产实践维度。

## (二)媒介逻辑变革:客体认知转换与表征实践革新

媒介逻辑是媒介化理论中的一个概念组成,由媒介理论家阿什德·斯诺在 1979 年首次提出,他们将媒介视为一种主导性社会力量,是一种有自己独特逻辑的传播形式,试图用媒介逻辑的概念来回答媒介是如何改变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与阐释的。<sup>[14]</sup> 由于媒介化理论内部存在着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技术物质主义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媒介化的定义和关注面向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媒介逻辑的一般定义可以被概述为:“媒介可按照自身的标准与价值,通过材料的组织、内容与风格的呈现、焦点的选择以及传播语法的应用来对社会产生影响”。而在媒介技术本体论以及技术物质主义的视角下,媒介化的内涵被理解为“媒介技术日益不可或缺,实践和空间变得在物理/物质层面去适应媒介的存在”,<sup>[15]</sup> 更加强调具有物质性的媒介技术以及其内在的技术逻辑对社会整体产生的“他律”作用。因此,从媒介技术本体论的视角出发,媒介逻辑概念关注的是媒介技术的运作规则、对象征性资源的分配机制以及技术功能所产生的表征与结果。Sora 作为现阶段媒介技术装置的最新形态,其所内涵

的媒介逻辑是围绕“生成”与“转换”展开的,这一媒介逻辑的变革促进了对媒介客体认知的变动以及其所产生的表征实践的革新。

Sora 内置的“生成”逻辑与“转换”逻辑改变了对媒介技术的客体认知,建构了全新的主客体验系统。克莱默尔指出任何媒介均存在两个侧面,即“作为器具的媒介”和“作为装置的媒介”。“作为器具的媒介”反映现实、传递讯息,其本身外在于对象,只是主客体联系的工具与手段,主客体对于传播仍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而“作为装置的媒介”能够“内嵌”世界之中,参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多重关系的建立,参与意义的生产并能够创造崭新的经验与存在物。<sup>[16]</sup> Sora 作为“视频世界模拟器”,是一个能够自主生成视觉表征世界的装置系统,其延续了先前版本的生成式 AI 对传统媒介逻辑的颠覆,并进一步推动了“生成”逻辑成为现阶段媒介逻辑的主导。Sora 的媒介逻辑在于生成世界而不是单纯地反映世界,其象征性资源的分配建立在技术自身对视觉表征进行深度学习与高度模拟的基础上,同时,Sora 生成世界的行动又需要人类行动者所提供的提示来驱动,因此,人类与 Sora 之间的关系并非传统的使用与被使用关系,而是更加类似于一种人与技术的合作关系。人类主体在与 Sora 的“合作”中获得新的操作经验,在经验的调试中不断地与 Sora 进行系统性磨合,并在感知 Sora 所提供的视频世界的过程中进一步激发新的想象力。受到 Sora 媒介“生成”逻辑的影响,人类很难仅仅将媒介技术视为自身建构经验的客体工具,而是需要将其视为具有随机不确定性的客体经验系统。

在“生成”逻辑之外,Sora 媒介的“转换”逻辑对关于媒介技术的客体认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转换”逻辑的内涵在于不同类型的媒介形式之间可以进行模态转换。在互联网技术诞生之前,媒介形式的不同模态是不可通约的,印刷媒介、广播媒介、电视媒介作为单一性的媒介模态共同完成对世界的反映与创造。而互联网媒介利用计算机技术的信息处理功能,以复合型媒介的形态将不同模态的媒介形式统一于一个媒介载体中,这意味着不同的媒介形式可以被同时呈现于一个界面中,并可以进行自由的切换,不过互联网的媒介逻辑仅仅是将多模态的媒介形式进行连接与融合,并极大降低了模态切换的成本,事实上并未能实现模态之间的转换。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为媒介形式之间的模态转换带来了技术上的可能性,Sora 继承了以 Midjourney (AI 绘图工具)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模型中的“文字转图像”(text-to-image) 技术,并进一步将该技术发展为文生视频技术。文字模态与视频模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模态鸿沟,二者之间的模态转换难度是最大的。Sora 结合了自然语言生成模型对语言文本的深度理解能力,可以按照文本提示生成高质量的视频产品,其所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这意味着媒介“转换”逻辑有可能成为新的主导性媒介逻辑影响社会整体去适应新的媒介存在,并形成新的客体认知。在“转换”逻辑的影响下,Sora 将会被视为一种媒介模态转换器,文本经验可以在 Sora 的中介下转换为视觉经验,这将对社会经验的形成与组织带来新的变量,与此同时,围绕媒介技术所产生的客体认知也会在 Sora 的介入下发生流变,媒介技术不再是单一媒介模态或复合模态的载体或渠道,而是拥有模态转换能力的经验转换装置。

Sora 带来的媒介逻辑变革也会在实践中带来表征实践的革新。表征实践是人类通过不同形式的符号表征来表达思想,进行社会组织与生产的实践活动,人们利用不同形式的表征来表达自我、诠释世界,这种实践形式还对其他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在传统的表征实践中,媒介技术是表征的载体,在表征实践中所使用的媒介类型通常决定了表征的呈现形式,同时,媒介技术所呈现的表征符号是由人类实践主体按照实践规律有目的地生产而形成的。Sora 的“生成”逻辑与“转换”逻辑不仅意味着媒介技术开始全面介入表征符号的生成之中,与人类实践者共同完成表征符号的诠释,还将会引发表征实践的全面视觉化。Sora 的生成性使得媒介技术拥有了自主生成视觉表征的能

力,这一特性为视觉表征的生产带来了便利和高效,但这也代表着在表征实践中人类实践主体需要适应 Sora 所生成的实践素材,接受其对自身所给出的文本提示或其他类型提示的视觉化阐释。具体而言,若想享受 Sora 带来的表征实践便利,人类实践主体需要让渡一定的实践参与性和实践创造性。

Sora 的媒介“转换”逻辑对于表征实践的全面视觉化是一个有力的助推因素,文本表征实践与图像表征实践均可以通过 Sora 转换为视频表征实践,相较于其他形式的表征实践类型,视频表征实践无疑在具象化和现实指导性上拥有更加显著的优势,但同时这种表征实践的视觉化也带来了一定的隐患。由于 Sora 所生成的视觉表征具有高度的拟真性,这使得实践主体难以直接通过视觉经验来判定视觉表征的有效性与真实性,而伴随着 Sora 的社会嵌入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类实践者将会意识到 Sora 生成的“拟真”表征所带来的实践问题。换言之,Sora 对表征实践的介入并不能够完全替代以人类实践主体为中心的实践活动,人类实践者在通过视觉表征来反映客观世界、表达有价值的思想,以及指导现实等方面依然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而 Sora 对世界的技术性理解可能与人类对世界的理性理解之间存在偏差,并且有可能被应用于以误导和破坏秩序为目的的表征实践活动中。因此,未来的表征实践中可能会加入对视觉表征进行甄别的实践活动,包括对人类实践者主导生产的视觉表征和由 Sora 主导生成的视觉表征进行辨别,以及从 Sora 生成的视觉表征中筛选有价值的表征实践等一系列适应新媒介逻辑的实践活动。

### (三) 交往行为变革:交往认知转型与交往实践重塑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将交往定义为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主体之间具有相互理解的能力,能够通过语言进行解释、对话、协商,从而达成共识。<sup>[17]</sup>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更加关注语言在交往中的作用,而在更加宽泛的定义域中,一切形式的符号传递都可以成为实现交往的手段。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史相比,交往的历史无疑要更加悠久,在人造技术物诞生之前,人类已经通过语言、肢体动作、壁画等方式来进行信息传递与思想交流,媒介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拓展了交往的时空维度,丰富了交往互动的形式。在交往发展史的语境下,媒介技术通常被看作促进交往行为发生的渠道,居于媒介技术两端的交往主体以及交往所产生的效果是交往行为研究关注的重点。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技术逐渐掌握了交往主体所拥有的言语与行为能力,人机交互成为交往行为研究的崭新课题,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为交往的形式带来新的变量。ChatGPT 在语言与对话上的革命性与超越性使得人机交往更加接近于自然语言即人类沟通的话语,而 Sora 则进一步迭代了人机交往中技术端的交往反馈模态,通过对自然语言以及其他交流符号的理解,Sora 可以在对话中完成视频输出,这种更加具有垂直属性的人机交往行为促进了交往认知的转型和交往实践的重塑。

Sora 作为交往主体拓展了人机交往的垂直化进路,推动了人机交往的认知转型。以 ChatGPT 为代表的自然语言生成模型将生成式 AI 的语言理解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维度,人机交互范式开始从计算机时代的图形交互向自然交互变迁,即用户可以通过语言或语音输入的形式与技术主体进行对话,技术主体则在沟通的过程中充分理解用户需求,以话语协商的方式来完成给定任务,这一技术进步表明人机交互不再是用户对技术的单方面操作,自然交互范式的兴起意味着用户无须再受图形控件交互可供性的限制,能够以自然语言的指涉范围和建构能力形成更为广阔的信息输入,使媒介超越个性化的范畴,能够以极为细微的需求(或语义)为基础形成资源的聚拢以及与用户的细密连接。<sup>[18]</sup>不同于 ChatGPT 以自然语言的文本输出来对用户的泛在化需求作出交往回应,Sora 的视频生成器性质限定了其在人机交往中所给出的交往反馈。从技术原理来看,Sora 显然充分继承了 ChatGPT 对自然语言的深度理解能力,同时 Sora 是在对自然语言进行理解的基础上将用户提供的文本提示转换为视频

进行生成,这使得围绕 Sora 所进行的人机交往具有更加明确的交往针对性。如果说 ChatGPT 为人机交往赋予了更强的拟人化和语境化色彩,那么 Sora 则在人机交往的专业化和垂直化方向上走得更远。

在生成式 AI 诞生之前,人机交往主要适用于用户通过自然语言来引导 AI 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性任务的场景,由于技术水平的局限,AI 完成任务的概率和精度并不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准之上,而 Sora 能够在对话中精准地完成比较复杂的视频生成工作,同时其对用户需求的契合程度与用户自身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息息相关。因此,具备一定的视听语言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推动 Sora 输出符合用户需求的视频反馈,而对于非专业的交往主体,为了实现与 Sora 的协商式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 Sora 在视频生成中的技术优势,这一需求可能会倒逼交往主体调整自身的既往经验,吸收新的知识来提高自身的话语表达能力以及对视听语言的理解能力,来谋求与 Sora 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具体而言,Sora 在 ChatGPT 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人机交往的垂直化与细分化,为未来的生成式 AI 发展方向以及新的人机交往进路提供了借鉴;与此同时,垂直化的人机交往进路还进一步更新了人类交往主体对技术交往主体的认知,技术主体已然获得了较强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行动能力,而为了在人机对话中更好地达成共识,用户将会意识到自身的交往能力和知识储备对人机交往质量的影响,这意味着人类交往主体在人机交往中不再拥有绝对的高位者身份,而是需要在交往行为中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来获得高质量对话的资格,从而推动对人机交往行为的认知转型。

在人机交往之外,Sora 作为交往工具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交往实践进行了深度重塑。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他将阿伦特的公共领域与交往理性相联系,指出其“包含着一种话语所具有的非强制性的一体化的力量和共识力量,而在这种话语中,参与者为了建立一种具有合理动机的共识,克服掉了最初的优先的主观观念”。<sup>[19]</sup> 简言之,所谓公共领域就是公众以建构共识为目的进行话语实践的社会交往空间,是“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者舆论”。<sup>[20]</sup> 根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交往主体通过平等的对话交流来建构共识,形成统一的意见,但是在复杂的社会交往空间中,共识的建立受到许多因素的干扰,不同的话语形态、既定的思想立场都可能对共识的形成产生影响。从社会交往空间中常见的几种话语形态来看,围绕线性文字的交往实践主要通过抽象的理性路径来建构共识,而采用图像、视频等视觉文本进行的交往实践则是通过直观的感性路径来形塑共识。在互联网时代,原先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视觉化共识建构路径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与关注,由于视觉文本与人类直观的视觉感知经验具有更高的契合度,视觉化共识建构路径在交往实践中的优势伴随着视听技术的普及而得以彰显,而 Sora 的文生视频能力为两种不同的交往实践形式搭建了桥梁。

Sora 能够将文字文本转换为视频文本,这种技术上的便利性为视频交往进一步成为交往实践中的主导型交往模式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可供性。尽管在 Sora 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交往实践视觉化的趋势,但是交往主体所使用的视频符号可能受到技术条件、视频制作能力以及视频信源的限制,从而影响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当性以及表达的有效性。Sora 则基于对现实世界规律的高度模拟和多视角的视频生成框架实现高质量的视频输出,这有效地规避了因视频质量而导致的对交往实践效果的干扰;同时,Sora 强大的现实模拟能力能够将公共领域中公众所关注的话题转化为一个全景式的视觉话语空间,交往主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话题进行自由切入,以直观的视觉经验和多角度的理解来完成共识的建构。除此之外,Sora 还能够在文字交往实践中作为相互理解的助推器,文字交往相较于视频交往而言更加考验交往主体的理性思考能力、语言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因此在文字交往实践

中建构共识的成本更大,而 Sora 的文生视频能力可以充当共识形塑的辅助,当文字交往实践中出现文本理解的分歧时,交往主体可以利用 Sora 进行交往实践方式的及时转换,将抽象的文字表达转换为直观的视频呈现,进而消弭交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读和理解障碍,通过理性思考和感性体验结合的方式来促进共识的形成。诚然,Sora 并不能成为社会交往实践中共识搭建的万能黏合剂,但不可否认的是,Sora 所带来的技术可供性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社会交往实践的传统模式,打通了交往实践方式之间的区隔,为共识的建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 三、主体性递归:重思 Sora 媒介革命下的人机关系

Sora 所引发的媒介范式革命在媒介主体层面、媒介逻辑层面以及交往行为层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 Sora 媒介带来的认知颠覆与实践重塑,以及媒介技术跃迁式发展背景下逐渐显现的人类主体性危机,重思 Sora 媒介范式革命下的人机关系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美国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认为,媒介技术作为一种异质性主体,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从社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自主、独立且不为外部力量所支配的自主性力量,<sup>[21]</sup>这一观点固然具有一定的技术决定论色彩,但温纳对媒介技术的看法从侧面反映出社会面对媒介技术的高速智能化迭代所产生的整体性技术恐慌,为了更好地处理人类与以 Sora 为代表的智能媒介技术之间的人—技术关系,保持人类在技术发展中应有的主体性,人类主体需要秉持理性的技术认知框架,既不能在主体性危机的恐慌中全盘否定媒介技术的社会化,也不能采取盲目乐观的态度不假思索地拥抱技术的“福音”,而是应当主动面对 Sora 所创造的新处境,放下人类中心主义的优越地位,根据具体的技术环境条件来逐步适应技术的发展,并调节人与技术的主体关系,在共生—共存—共在的人机发展阶段中逐步实现自身的主体性递归。

#### (一)人与技术共生:Sora 的主体性彰显与人类的主体性阵痛

媒介技术的发展并不总是遵循历史演变的线性逻辑,而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断裂的过程。Sora 媒介的横空出世尽管有迹可循,却依然产生了极大的认知颠覆,当媒介技术能够自主生成现实,那么作为现实主宰者的人又将何去何从? Sora 所展现出的视频生成能力在令人惊叹的同时,也进一步彰显了媒介技术自身的技术主体性。基特勒认为,在“人与媒介共世存在”的关系中,技术系统与人同在一个生活世界之中,媒介技术的演替与递归总是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变迁,在媒介技术的自我生成中,人们反而走向了对世界的不确定性,<sup>[22]</sup>这种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媒介技术主体性的彰显过程中,人类自身的主体性正在被遮蔽乃至于消逝。Sora 以及智能媒介技术的颠覆性在于,这一类技术物的出现使得作为主体的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如同客体一般被抛入一个全新的技术环境之中,他们无法获得通往媒介技术的“核心”权限,在媒介技术面前只有使用权而无控制权,在这一阶段,人与技术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

所谓人与媒介技术的“共生”关系,是指在媒介技术的新兴阶段,新媒介技术物的出现重塑了人类的感官与意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技术处境,在技术带来的震颤中,人类尚未建立起对新媒介技术的理性觉知,但却不得不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技术环境中接受技术带来的变革,也就是基特勒所描述的:人虽身处技术之中,却又与技术相隔甚远。在共生关系中,尽管 Sora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的接纳,但人与 Sora 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却是疏离的。由于 Sora 媒介所彰显出的主体性正在逐步显现出对人类生活与社会结构的改造与形塑力量,而人类的主体性则在 Sora 的技术强势下受到进一步的压制与遮蔽,人类不再是媒介技术的主宰,而且还面临着被技术媒介宰制的风险,在 Sora 媒介主体性彰显的同时,人类主体则在技术的“逼迫”下产生了自身的主体性阵痛。

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是人类主体面对如 Sora 这种自主化、智能化程度较高的媒介技术时人机关系发生转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主体递归的必经之路。Sora 处于技术社会化的初始阶段,其社会内嵌程度还有待提升,人类与 Sora 媒介虽处同一空间,但彼此之间还没有建立稳定的人机连接,虽然人类主体已经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Sora 带来的主体性危机,但没有形成理性的技术认知。共生关系是人机关系中人与技术进行主体性博弈的阶段产物,随着 Sora 技术对社会各领域的进一步嵌入,以及人类技术认知的进一步提升,人机关系将渡过共生关系中的主体阵痛期,进入人机共存的新阶段。

## (二)人与技术共存:Sora 媒介与人类主体的双向契合

在基特勒的媒介思想体系中,计算机或人工智能才是主体;人反而作为媒介储存和传播的信息机器,沦为了一个只是按下启动键使技术媒介得以运行的“工具人”,人的主体性已然在技术不断的“逼迫”下走向消逝,<sup>[23]</sup>这一观点虽然展示了后人类时代下人类主体在人机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但是却忽略了社会整体在适应媒介技术的过程中所迸发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人与媒介技术在互动中能产生双向契合效应。事实上,媒介技术与社会从来不是两个独立发展的孤立系统,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复合体。Sora 的出现本身就蕴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其本质可以被认为是权力更迭的产物,Sora 将“理解”这一要素嵌入媒介整体,并在权力的中介作用下成为新的社会基础,<sup>[24]</sup>而社会主体也会对 Sora 产生的新社会基础作出相应的回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 Sora 媒介的认知将逐渐深入,围绕 Sora 媒介产生的感知经验也会进一步系统化,社会对 Sora 媒介的建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将会逐步显现。

人与技术的“共存”关系是人机关系在经历主体性阵痛后的新阶段。随着经验的累积,人类主体与 Sora 媒介的疏离感与陌生感会逐渐减弱,技术主体在诞生阶段所具有的神秘色彩得到社会的进一步“祛魅”,而 Sora 媒介在技术社会化的进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社会性问题,这些问题作为媒介技术的次生效应,无法单纯依靠 Sora 媒介的技术能力加以解决,而是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来规避可能产生的技术社会风险。在这一条件下,人类得以以技术调控者的身份平等地参与到与 Sora 媒介的对话之中,其主体性也在这一阶段开始完成逐步递归。不过,人与技术之间的“共存”关系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需要人类主体积极主动地接触新媒介技术,不断地在与 Sora 媒介的互动中积累合作经验,进而建构关于 Sora 媒介的理性认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去审视 Sora 媒介潜在的社会性漏洞,如政治敏锐性的缺失、对隐私权的侵犯、深度伪造等。只有怀着审慎的态度对 Sora 媒介的社会效能以及人类与其之间的主体关系进行深刻的自反性思考,不断地摄入关于 Sora 媒介的新知识,总结新技术使用与合作的经验,人类主体才有资格以对等的姿态实现与新媒介技术的“共存”。

当人与技术的关系从“共生”转向“共存”时,意味着人类主体开始建立起对新媒介技术的理性觉知,在这一阶段,人机关系开始趋于稳定,Sora 媒介诞生初期的不确定性开始消解,人类主体开始充分发挥社会对技术的建构作用,来规范媒介技术的发展,这使得人类的主体性在经历了初期的阵痛后开始回归,在人与新媒介技术建立稳定的连接关系后,便有机会步入人与技术进一步实现深度交融的人机“共在”关系。

## (三)人与技术共在:Sora 媒介与人类主体的深度交融

相比于后人类思想的媒介本体论,基特勒在后期转而探讨人与媒介相互交融的关系本体论,即媒介不只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中介化工具,人与媒介之间存在着最为直接的交互关系,媒介同样决定了人的存在,但人也创造了媒介,人与媒介“共在”于世界之中。<sup>[25]</sup>随着“共生”“共存”这两种人机关系的迭代,人类主体与 Sora 媒介之间的人机契合性将会得到显著提升,从而有机会实现人与技术的“共在”关系,达到人类与 Sora 媒介在主体性层面上的良性共存与深度融合。

所谓人与技术的“共在”关系,是指当人类在自反性递归的媒介技术面前,放下人类中心主义而以“物”为视角,以平等的态度处于“人—(媒介)物”的关系中时,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够被凸显出来,人类才能正确对待赖以生存的世界,并从人的“主体性递归”中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找寻人的身体所在的位置,在人与媒介“共在”的主体性中达到人们保有纯粹灵魂或自我意识的状态。<sup>[26]</sup>这种“共在”关系类似于海德格尔在其技术哲学思辨中所进行的诗意化表达,强调人类主体在自主意识的驱策下不服膺于媒介技术所划定的“命定”,而是透过媒介技术表层的技术幻象与技术迷思,直达媒介技术的本体,追问技术的本质,从而“具备一种与技术的自由关系”,通过进入这种与技术的自由关系使自身不至于被技术的本质锁闭。

要想实现人与 Sora 媒介的“共在”关系,需要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类主体在深度理解 Sora 的技术原理、技术特性并拥有丰富的技术使用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 Sora 媒介进行本质性的思辨与追问,在对 Sora 媒介的本质追问中思考自我的存在,摆脱媒介技术可能导致的“技术囚笼”,在媒介技术的“步步紧逼”之下找到身体所处的位置并找回主体性,从而达到人与媒介、自然和谐共在的理想状态。<sup>[27]</sup>

相较于传统的媒介形式,Sora 以其强大的语言理解、生成及交互能力,颠覆了传统媒介的信息传播模式,挑战了既有的媒介主体界限,促使社会整体重新审视人、机器与信息之间的动态关系。Sora 所驱动的媒介范式革命在认知颠覆与实践重塑方面具有重大意义。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引领的媒介新纪元,人类主体应当秉持开放、审慎的态度,积极应对认知颠覆带来的观念挑战,主动参与实践重塑进程,引导人机关系向着更加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确保媒介技术的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

### 注释:

- [1]李沁:《沉浸媒介:重新定义媒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8期。
- [2]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 [3][4][5]沈继睿:《媒介技术本体论的边界区分》,《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9期。
- [6]张昱辰:《走向后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论——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媒介思想解读》,《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年第9期。
- [7][8]任天知、沈浩:《从 Sora 到“世界模拟”:视频大模型的技术原理、应用场景与未来进阶》,《新闻爱好者》2024年4月9日。
- [9]方兴东、钟祥铭:《谷登堡时刻:Sora 背后信息传播的范式转变与变革逻辑》,《现代出版》2024年第3期。
- [10]曾国华、毛万熙:《克莱默尔论媒介:从病毒、感知到人工智能》,《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5期。
- [11]孙玮:《发现媒介:中国互联网发展与媒介意涵重塑》,《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4期。
- [12][13]王建磊:《世界视频化:基于 Sora 的媒介认知与实践转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 [14]陈辉、熊壮:《媒介逻辑与传播形构:媒介化研究中过渡概念分析性之考察》,《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2期。
- [15][16]孙婧:《媒介化:共识、分野与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路径》,《新闻界》2022年第12期。
- [17][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5页。
- [18]喻国明、苏健威、黄哲浩:《生成式 AI 时代媒介的自然交互范式及其实践进阶——基于语用学视角的分析》,《编辑之友》2024年第3期。
- [19][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67页。
- [20][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修订译本,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45页。
- [21][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 [22][23][25][26][27]郭小安、赵海明:《媒介的演替与人的“主体性”递归: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思想及审思》,《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6期。
- [24]喻国明、滕文强:《Sora 作为“世界模拟器”:媒介连接力的价值升维与场域重塑》,《传媒观察》2024年第4期。

[责任编辑:刘姝媛]